



真言密續與道次第

丹 增

(一) 金剛真言乘與密續

西藏佛教是北傳佛教的一大系，根據歷史記載，從唐朝開始，佛教教法便相繼流入藏土。自七世紀至十三世紀間，西藏佛教出現無數教證雙美的大德高僧，產生了十數支大小不同的教派。這些教派出現的時代各不相同，相距最遠的達數百年。她們彼此的見行也各有所重：有的較重視經學思辯的「班智達」式教育；有的則傾向嚴格禪修的「孤沙黎」訓練。儘管如是，但總體說來，各派的教觀均具有一共同形態：就是顯教波羅密多乘與密教金剛真言乘並揚，及以道次第為其前導，以真言金剛乘作歸趣。直至今天，藏傳佛教已匯流成四大系統，即是舊派寧瑪巴，新派的薩迦巴、迦舉巴、及最晚出的格魯巴。但此四大傳承仍依循與過往無異的教授方便去教導她們的信徒，實踐覺悟之道，且堅信這種方法是對衆生最穩當的教授。所以我們不妨把道次第及

金剛真言乘這兩者同陳並列，以作為西藏佛教的二大特色。若以此比之八宗分齊、顯密分流的漢傳佛教，及獨尊《阿含》的南傳佛教而言，藏傳佛教的這兩大特點更形顯明易見。

形成這兩大特點的原因有二種：

(一) 與把佛法傳入西藏的大德有關。

(二) 與密續所揭示的見行有關。

第一點筆者於《藏傳佛教的道次第》一文中（載本刊二四三期）已略作探討，本文則嘗試探討第二點因素。更希望藉此拋磚引玉，引起讀者對藏傳佛教教義的探索，從而建立起對西藏佛教及密乘的正確認識，洗除外間由一些知見不正、別有用心、濫竽充數的所謂密宗上師所帶來的種種誤解及積非成是的觀念。

欲了解道次第為何與真言乘教法不可分離，就必須先知悉密

乘的內容。「密宗」是我國一向流行的對真言乘的稱呼。此名稱

的來源，是因為過去的真言行者，為了保護未能具足條件的人，

令他們不能冒濫選等，故把一切有關真言乘的觀點，修持方法與

修行時出現的身心覺受、徵兆等均予以保密。依真言乘的看法，

諸法皆具真如空性之體及各具不同的緣起力用，若具根堪能者善

巧用之，則貪、瞋、癡等煩惱無一不可為助道勝緣。中國近代高

僧太虛大師在其所撰的《佛理要略》一文中論及一切法大總持義

時亦有此相同看法。真言法類亦由此而安立無數方便法門教示行

者，令彼速疾圓滿福慧二資糧，成辦佛果。同樣的看法亦見於印

藏諸真言論典，其中如印土的三藏鬱大師在其著述《三理明炬》

內曾說：「義同然無愚，多方便不難，依利根增上，說真言最

勝。」此中「義同」是指波羅密多乘（顯教大乘）與真言金剛乘

的本質均是為下化衆生而上求無上佛果，兩者皆為奉行種種波羅

密多的大乘佛教。「無愚」是說雖然兩乘的發心、修行原則及目

標相同，但是真言乘所採用的修持方法比波羅密多乘較為直接徹

底。「多方便不難」是明真言乘提供多種不同的方便法門，令行

者處於任何情況下皆能免受種種困難阻礙、繼續精進於道。然而

儘管三藏鬱給予真言乘這樣高的評價，但隨着他便立即補充說明

這等真言法門是站在為具利根者的角度而增上開設的，究竟的見

行與利根的相續配合相應，便能成就殊勝的結果——「即身成佛

或即生成佛」。故說「依利根增上，說真言為勝」。三藏鬱的解

釋在原則上是全可接受，但仍要注意一點，就是格魯巴創始人宗

喀巴在所著的《勝遍主金剛持開顯密要論》中卻指出三藏鬱在解

釋利根等定義時犯了一些自語相違的錯誤，這點是我們在研究時

要小心處理的，但由於不涉及本文的內容，故暫此擱置，不予討論。

內明

四衆堂

禪與禪宗

羅願

16

特稿

黃櫞希運禪師得法與傳法

方興

19

現代著名佛學家王恩洋的一生

李豫川

27

法海拾貝

「開元三大士」和中國密宗

蔡惠明

35

第二四四期

錄 目 筆 講

優婆塞戒經研習之十三

談修一心得解脫

智銘

39

畫頁

封面：石灰岩佛頭（北齊時期）

面裏：羅漢

底裏：伎樂天

封底：熾盛光佛

專論

真言密續與道次第

丹增

3

上文明顯指出，真言乘的種種殊勝方便，皆依利根而設，就是一般較低層次的真言修行皆非爲初修瑜伽者而設；並非現今一般所說：真言密法是易行道，不待劬勞便可成佛。甚至過去有一些盲目標榜真言法如何殊勝的人，竟把三藏變的解釋，斷章取義，不問根由，罔顧後果，歪曲宣傳，藉此誇耀密教比顯教優勝，以達一己私欲；不知令多少人因此毀謗正法，滅壞因果，斷失慧命。這全因不明瞭真言金剛乘的真義，不知悉真言乘對入門者的基本要求所造成。

至於上文所談及「利根」一詞，簡言是指對某種教法已具有優良的基礎，堪能當下接受直接而深入的訓練。對於能接受金剛真言乘教法的利根行者，西藏各派的教法重點雖有不同，但在此見解上大都不外乎以下三點：

- (一) 於諸共道（出離心）及其前行已善修習。
- (二) 具有猛厲的菩提願心。
- (三) 對空性必須有正確的觀念。

以上三點即印藏各種道次第的主題，若學人不具足這三種條件，即不能接受真言教法的訓練，乃至一咒一印，皆會因這求法者本身的願力與真言乘的發心不相契合而不獲傳授。這是真言乘四種密續所共許的標準。例如在四密續中屬行密續的《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的《入曼荼羅真言品》中，佛告金剛手（執金剛秘密主）菩薩（即大勢至菩薩）：「若見衆生堪爲法器，遠離諸垢，有大信解，勤勇深信，常念利他，若弟子具如是相貌者，阿闍黎應自往勸發。……若弟子具信心、生種姓清淨、恭敬於三寶、深慧以嚴身、堪忍無懈倦、尸羅淨無缺、忍辱不憚吝、勇健堅行願、如是應攝取，餘則無所觀。」又《金剛手灌頂

密續》亦說：「秘密之中最爲秘密陀羅尼大曼陀羅，不應開示諸惡有情。……曼殊師利，若有正行修菩提心，何時此等成就菩提心，曼殊師利，爾時諸菩薩行菩薩行，行密咒行，當令入此大智灌頂陀羅尼咒大曼陀羅；若是菩提心未圓滿者，是不當入，亦不令彼見曼陀羅，亦不於彼顯示印咒。」位列四密續之頂的無上瑜伽續中的《金剛變續》也有如是說法：「具淨信，恭敬師長，常修善行，無論詔誑，多聞聖教，成就樂度有情心，奉持二種律儀（顯教的菩薩律儀與密咒三昧耶律儀）。」從上文所引的各種密續經文中，足見能圓具種種要求的合根學人並不普遍，並非與時下流行所說相同。於是對於不具備這些上品質素（利根）的人，便應暫時採取保密的態度，不向他們透露自身是真言行者，不主動談論有關真言的話題，更絕不誇耀自宗，以神秘性來瞞衆取寵；故此真言密法亦得名「密宗」或「密乘」。

前文解釋了密宗的名義及其來源，了解到「密」並非指背後有某些要隱藏的神異事物，而祇是一種擇材施教、寧缺勿濫的態度；這樣可消除一些人對真言密乘的幻想，但仍未能令我們對真言乘的內義有所理解，那我們便須要從其他方向作進一步追尋。其中一種方法是我們可依一宗的開宗名義來追尋其最重要觀點。以中國的唯識宗爲例，假若我們未對此宗的經論有全面的認識時，如我們先能弄清楚「唯識」一詞的根本涵義，便已大概知悉唯識宗的宗見。當然，若用於以地方立名的天台宗，以人名立名的賢首宗，這個方法便用不着了；反之若用之於淨土宗、三論宗等以教理立名的宗派卻很恰當。同樣，若我們探究真言金剛乘的名義，也可帶給我們對此宗的宗義一個根本的理解，因爲真言金剛乘的名義內裏詮釋着一些相當細密重要的教義。

真言金剛乘有很多不同的名稱，如：持明藏、果乘、陀羅尼

藏、方便乘、論師藏、續部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還是真言乘與金剛乘兩者，所以我們亦以此二名作研究對象。後世東密唯名真言，而西藏密乘則兼取金剛，個人認為其中是涉及一些密乘的內部教理問題，而導致他們各取其適之名而用。

真言乘有譯作咒乘，真言一般亦被稱為咒，如漢土所熟識的大悲咒、六字大明咒等。咒一向被視為密乘的特色，更有人草率地以顯教誦經、密教持咒作為顯密的分水線。咒一般被認為是一種沒有意義的音節。但事實上除少數應用於密乘特別瑜伽訓練的咒音是沒有明顯的文字意義外，大多數的咒是有義可解。我國玄奘法師譯經立五不翻之例，其中的秘密不翻，便是指密咒的字義應不加翻譯。個人以為奘師不翻並非因密咒無意義，而是若經翻譯成漢文後則變成一堆不倫不類的詞句，恐怕全失卻密咒原本所攝持、所指標的內義；而這些內義若被非正統的密乘傳法師所註釋引導，及不依密續本身所揭示的整體教授一併運用，便容易被人誤解或輕視，認為密乘是一門純以持誦無義理的秘密咒語以求神通感應的巫術宗教，故玄奘法師這種秘密不翻的做法是非常正確的。順道一提，不單是真言密咒其義難測，就是密乘教典中也有一些經文因其內容涉及帶有危險性的方法，為了保護未具根及欲無師自學的人，令他們不會因過度修習而遭受損害，便使用一些隱晦的語句來詮釋記錄，這種被稱為金剛句的密續語言，令一些祇作學術式研究而非隨教修行的西方學者及日本學者，多停留在表面層次中摸索，不能深入，甚至對真言乘下了錯誤的結論。

不過誤解通過正確的引導便可澄清，但若由盲修瞎練所造成的損害卻難於矯正，故保密仍是必要的做法。

誠然，真言乘這名稱並非單就密乘行者重視持誦真言密咒而建立，若依密乘的正統解釋，真言梵音曼怛羅，曼是「心」義，

怛羅是「護持」、「攝護」之義，兩者合併即是「對心識的總攝護持」，於《秘密集會怛特羅後續釋》說：「依彼彼根境，為緣所生意，是意乃名『曼』，『怛羅』能救義。解脫世間行，謂三昧耶律，金剛遍防護，名為真言行。」文中「意」即是心，是指那由根塵為緣所生的六識，此六識因染污故現起六道輪迴的種種世俗行相，真言行者卻藉着守持種種三昧耶本誓及觀自身成本尊金剛身（身密），語言音聲為本尊金剛真言（語密），自意為本尊金剛心（意密），心識以此為所緣，由此勝解作意，令心遠離凡俗行相之縛，以此方便攝護自心的修行者，即名真言乘行者。

甚麼是金剛身、金剛語、金剛意三密？「金剛」，在密典中的解釋為「堅固、不可毀壞」。何謂「堅固不可毀壞」？乃是指出智慧與方便所成的佛果位，其性空寂而幻現緣起諸有，此法爾如是之性在凡夫位時幻現六道三界的正依二報，於佛位時則現起三身佛果國土。此兩者在淨染之別，雖若天淵，但就其本體與功用而言卻始終一如，輪迴涅槃無異，心佛衆生皆無差別；此法爾本性，遠離常斷二邊，在聖位不增，於凡位不減；以其性空故不生，以有緣起力用故不滅；不可毀損，故名金剛。而金剛三密乃是，無有不同。這種觀修方便、智慧雙運而成的金剛三密的真言修法，亦因而被稱為「金剛乘」。（真言密乘分四部，其中無上瑜伽部對方便、智慧的解釋有另一套不共的定義，這裏祇就四密

所有真言行者，無論是修學四密續的任何一種，均是以觀修自身成此金剛三密作根本原則。雖然在四密續中，對此三金剛的見解、觀修有直接、間接之分，深淺、粗細之別，但重點不外如是，無有不同。這種觀修方便、智慧雙運而成的金剛三密的真言修法，亦因而被稱為「金剛乘」。（真言密乘分四部，其中無上瑜伽部對方便、智慧的解釋有另一套不共的定義，這裏祇就四密

續共許的定義解釋。)

(二) 密續與道次第

真言金剛乘的經典亦被稱爲「續」，梵音「怛特羅」即爲相續不斷之意。完整的密續，可分成根續、道續、果續三大環節。

根續即討論衆生本具佛性的體用；道續指示開發此本性，由凡入聖的實踐規範；果續則開示聖位的種種功德。我們也可說這三者實即是佛教教典中常說的見、行、果三者；但密典所教示的根、道、果諸教授，其性質帶有等流相續，三不相離的性格。譬如在見地上，密乘認爲衆生本來具足佛陀的身、口、意、功德及事業；在修道時，真言密法教導行者觀自身的三業，通過如法的程序及條件而轉爲佛的金剛三密；最後行者的三業得以淨化而證得佛果，此時具有與佛陀無異的身、口、意、十力、四無畏諸功德，能爲衆生行種種事業。此三者，無論在根、道、果三位的任何一位間，均始終是等流一類，相續互連，猶如江河水流，前刹那之波濤與後剎那之浪花，其性無異。密典名「續」，其理在此。

但同時我們有一些小節要清楚的是，「續——怛特羅」這名詞也如「經——修多羅」一般，兩者也可爲印度其他宗教所用，佛教並無專利；如印度教某派的經典也稱爲「續」，另一些印度教教典也名「經」，如《迦瑪經》及《瑜伽經》等等，故我們絕不能因名字類同便草率、魯莽、不負責任地認爲佛教的經續與外教有相同的目標及修行法。

伽四種。相對於無上瑜伽部而言，前三者亦被稱爲下三部。我們暫時可置其劃分四部密續的標準不理，但卻一定要知悉被四部密續皆教示一種名爲「本尊瑜伽」的修行方便。下三部密續的本尊瑜伽可分爲「有相」與「無相」兩大環節，而無上瑜伽部密續的本尊瑜伽則爲「生起」及「圓滿」兩種次第。

(三) 本尊瑜伽的教法與道次第

四部密續的本尊瑜伽教法，內容各有不同，然而爲了方便我們進行分析，故可把她們內容的共同點提出，再分成兩階段各別討論。

(甲) 授法儀規

授法儀規是指真言行者在進修本尊瑜伽之前，須首先從他的精神導師處領受一系列的傳法儀式，即所謂「灌頂」。依密續傳統，欲修真言行的人應先如法依止一位合格的傳承上師，在以後的一段時間中師徒互相觀察，若雙方能建立起一份由理智爲基礎的信心（「信」在佛教而言是要通過理智觀察而有的一種對實事、實理的純淨接受心態。《成唯識論》說：「云何爲信？於實德、能、深忍、樂欲、心淨爲性，對治不信。」），即可接受真言灌頂。不過依早期的傳法方式。上師在給弟子灌頂前，尚須一段時間向受灌者灌輸一些基本的真言觀點及事相上的常識，好讓受法者在正式灌頂舉行時堪能了解上師對本尊瑜伽的種種簡要指示，隨文入觀，及能了解各種事相儀式背後所指標的深意。進行如法灌頂時，上師依次開示弟子如何認識自具的本尊三密。首先他照例先傳授皈依三誓約，引導弟子發菩提心，並傳授別解脫戒，菩薩戒及各種密乘三昧耶戒。儘管受法者過去已接受此等發

心及戒律，但爲了傳法的圓滿，及依律制把破犯了的戒律還淨，故上師在每次作灌頂時都必須重複進行，好讓弟子以圓淨的身心接受真言修法。須知皈依、守戒律、發菩提心等乃是解脫及成大菩提的基因，若不能守護及履行這些教授，則證明我們的身心仍甚放逸，惡性的習氣仍頗嚴重深厚，就是對佛教理論頗能熟習，我們仍祇是個世智辯聰的知解宗徒，不堪接受本尊瑜伽這種嚴肅自勵的調心修行。

退失皈依及菩提心，不嚴守小、大、密三乘律儀，或有毀犯而不發露懺悔還淨者，他的身、語、意就與其本尊的身、語、意的本願妙行毫不關涉，若在這樣的情況下，觀自身成本尊身，那直如沐猴而冠、不知所謂的可笑狂行，本尊瑜伽的那種對治庸常我慢俗相的功能喪失殆盡；觀自身三業成本尊三密的修行，在這種處境下，反更令這等人產生狂妄自大、毀謗因果、輕蔑戒律的種種邪慢、增上慢，其害之大，不亞禪宗末流之狂禪。世人以學密爲時尚的今天，此情況更不言而喻了。

密乘所以強調三乘律儀，乃因別解脫律儀能保護我們，背離惡趣；大乘律儀能令我們不墮沉空滯寂的偏空無餘涅槃，得成佛近因；密乘三昧耶律儀除把前二者統攝成本尊之莊嚴功德外，最重要是軌範行者在身、語、意三方面由粗至細均不違越本尊的體用，令真言行者速得成就。

若行者於受戒後能如理護持三種律儀，依此在受灌頂後進修本尊瑜伽，當令諸佛歡喜、本尊加持而得成就世出世二大悉地。
「加持」一語並非是某種不可解釋的神秘力量，應知一切法理經教，乃至一尊佛像，一幀佛畫，對正信行者而言，無不是成覺之助緣，也是佛的成所作智所顯所示的。祇要行者能以正知正念、

如理如法，如量精進，殷重修學，持教不失，就會見得經教文句皆字字珠璣，導心遠塵離垢，睹佛像法物則覺萬德莊嚴，能引發淨願妙行，最後終證覺行圓滿之境。若缺乏誠意淨念、殷重修持之心，則經教、佛像，在彼眼中亦唯是學術資料、求名工具及藝術精品而已；佛陀的成所作智亦無由顯現及加持於這些人的身上。故佛陀之能加被仍繫於行者的能受持，兩者相依猶如唇齒。

這裏已可先得見密乘的灌頂前行已與道次第有密切的聯繫，至灌頂的正行時，更與空性、緣起、三有輪迴的教法不可分割。灌頂雖然在表面上看來是一連串多樣化的宗教儀式，但實際上，各種事相的行爲卻表徵着密乘對性空緣起，染淨二位的善巧運用，真言行者在灌頂時所認持的知見，將成爲他日後修習本尊瑜伽的根本依據。

「灌頂」一詞，藏文音譯「汪固」，意即授權。其名義來自印度策立王位繼承人的儀式。經以四海之水灌浴後的王嗣，雖或年幼，未能當政治國，但其身份已等同國王，非餘子所能及。同樣，密乘的灌頂正如策封繼位太子，本尊如王，受灌者如其子，兩者已屬同一種性；受法者由灌頂時所獲的知見，如理認取自身具足與本尊無別的本性，須知身仍是凡夫，但本質等同三世諸佛。若本尊之三身由方便、智慧所成，那行者將力取方便、智慧二德；若本尊的誓句是無邊衆生誓願度，這行者便應盡力饒益衆生，隨順一切有情。正如王子須學習其父王的諸般治國的文才武略一般，真言行者亦應力求成就與本尊一致的功德與事業；本尊如是作，行者即如是作。於修持本尊瑜伽時不可怯弱，說自身羸弱無能；亦不可輕棄這五蘊之身的妙用；更不應未證謂證，見地與證果不分；否則見、行便背道而馳，互相減損，破盡密乘的三

昧耶戒，證悟無期、三塗有分。正如王子不應有自身庸劣，不堪治國，自暴自棄之卑念，也不可有未懂何謂治國之道，仁君之則，便恃己爲儲君之身，濫用權力的慢想一般。宗喀巴大士曾說：「毀戒咒難成。」真言學人，寧不慎之！

完成了皈依、發心及傳戒等儀軌後，灌頂正行使即開始，上師會引導弟子觀想空性深義。正確的空見非如一般人所認爲的那種帶有虛無、空洞感覺的錯見，亦非止於某些小乘部派如經量部等的那些僅觸及人無我的空見，錯誤的空見固不爲大、小乘佛教所許，但粗淺的空見亦不足夠被大乘及密乘行者所運用，所以真言行者須持有較精微的空見。傳統上西藏密乘認爲真言行者所持的空見不可低於唯識派，而最理想的空見是中觀派，特別是代表龍樹正義的應成中觀。龍樹菩薩的正觀，可在佛說的《般若》乃至《阿含》等經中發現得到。持有正確微細的空見，纔可如理地勝解本尊的三身與壇城，並且有根據地把自身的三業通過正確觀念淨化轉化爲本尊三密，否則若缺正見及行願所攝持，行者所觀的本尊壇城便與衆生由妄心業惑幻現的情器世間全無分別，那又何必多此一舉作此蛇足之行。

通過事相及教理的傳授，合格的真言行者便能如量認持本尊的三身五智、世出世間功德，並成辦本尊事業的授權，從而起勝解自身本性已等同未來諸佛。在未來的修持過程中亦具足真實資格修持本尊瑜伽的各層次修行。灌頂的尾聲是上師祝賀及鼓勵其弟子，讚嘆此行者最終必定如過去諸佛一般，以八相成就無上正等正覺，具足一切吉祥莊嚴；如是便完成了整套灌頂儀規。

若詳釋灌頂的內容及其意義，在本文是不必要，且不爲密乘戒律所容許，但總括而言，灌頂可以說是密乘上師給予受法者的

一部圖文並茂、圓滿簡要的活動教材，從中上師指示學生真言乘之見地，授與真言的修行法門，並同時向學生展示出真言修行的究極目標及學生未來所要踏足的心路歷程。

(乙) 修持儀軌

「儀軌」本名成就法，是真言行者在灌頂後便須依法修持的行儀軌則，亦即是本尊瑜伽的修行方法。如前文所述一般，本尊之性乃方便與智慧兩者所成，兩者構成佛果的色、法二身。方便即緣起，智慧即空性，此即諸法的本質。色法如是，而心法（即我們自心之性）亦是如此，衆生皆具此法爾如是之性，即名「佛性」或「如來藏」，假若缺此成佛之心爲因，則佛果便了不可得。顯教大乘教授積習福、慧二資糧而開發此心本具的方便、智慧之性，得證佛果；密乘則直接認取此心性在佛果淨位的狀態（即由心的方便、智慧雙運所成的本尊色、法二身、刹土），作爲其觀修的對象，這便是本尊瑜伽的不共特色。

佛陀的色身（報身及化身）以方便爲主因，智慧爲助緣而展現；同樣佛的法身乃以智慧爲主因，方便爲助緣而成就。方便智慧等同車之兩輪、鳥之雙翼，不可分亦不能分，正如佛的二身不可孤分一般，所以本尊瑜伽的結構便緊隨此原則作骨幹。例如下三部密續的有相及無相兩種瑜伽，就是先觀本尊色身、刹土（方便攝慧）、後習本尊法身空智（慧攝方便）爲道體。前者重觀緣起妙有的果位淨相，故名有相瑜伽；後者主修真空絕相的果位本體，故得無相瑜伽之名。下三密續的真言行者藉此二瑜伽對治自心庸俗二邊妄想，同時有相瑜伽的粗細本尊觀可訓練行者成就奢摩他（止），而無相瑜伽則令行者善巧於空性，最後便得盡除煩惱，成就那由清淨本心所成的二身佛果。

無上瑜伽續的修行方法，在觀修本尊三密、刹土這原則上與

下三部密續大致相同，但無上瑜伽續在觀修本尊的同時，還須顧及如何把俗位三有（生有、中有、死有）遷化的過程，溶滙於修道中。除此之外，還教示一種運用最微細層面的根本心識觀照空性的心氣瑜伽，藉此方法，快速成覺。

通過對密續的傳法儀規——灌頂、及修持儀軌——本尊瑜伽的基本認識，我們便應察覺到，若缺乏應有的條件的求法者，依密續的看法根本不可能被上師接受而作傳法灌頂（結緣灌頂例外），就是勉強開許未具根者入壇受灌頂，受法者亦根本無法掌握法儀的真義，更遑論依循灌頂程序如法入觀。再者，若缺乏對皈依、發心、空性等教理的勝解，根本便難入本尊瑜伽的堂奧。

對應現今頗流行的無上瑜伽密法而言，若乏上述之條件，是無法正確有效地進修生起、圓滿二次第。又圓滿次第的心氣瑜伽修行，就是我們或很幸運及安全無恙的於禪定中成功地明見微細根本心體，但由於無空性正見來契合此心，與此心相運，那這根本心識祇會加深我們的無明愚痴習氣（這類似修習禪宗的人所說錯執意根爲見性，墮入無明窠臼中一般），對未來的修持純有害而無益。

密乘之重視道次第其理在此。由此我們便可理解到爲何以密著稱的西藏佛教，其古今各派皆對道次第的教授奉爲圭臬，且承先啓後，大事弘揚了。莫說藏密，就是流入漢地而再傳至日本的東密，雖因種種因素未造成以道次第作爲入門基礎，但亦因密續的性格所驅使而與重視教理的中國華嚴宗及天台宗相攝相融了。

（上接第15頁「《解深密經要義說》」）

祇劫所修福智資糧無邊真實功德生起的色身，圓滿清淨周遍法界，湛然相續盡未來際；二、他受用身：是如來依平等智示現得淨微妙功德身，屬純淨土，爲住十地菩薩，現神通，轉法輪，決疑網，令彼受用大乘法樂。《唯識論》的三身比起《攝論》，則又更爲詳盡了。

十五、結說

綜上所述，可以探知《解深密經》在唯識宗的重要地位。經中一切種子心識、諸法唯識、三性、三無性等明所觀境；瑜伽止觀辨能觀行；淨土莊嚴、如來法身顯所得果。唯識宗的教理行果幾乎盡攝其中了。今天我們研究唯識，除了學習各時期論師們撰寫的論典，更應該探究本經，認識每種理論建立的背景和本義，祇有這樣，學習唯識教理才不至於偏離佛陀設教的本懷。

（完）

註釋：

- (26) 《攝大乘論》卷三、《大正藏》第三十一卷一五一中
- (27) 《大般涅槃經》卷七、《大正藏》第十二卷四〇四下
- (28) 《大般涅槃經》卷七、《大正藏》第十二卷四〇七中
- (29) 《入楞伽經》卷一、《大正藏》第十六卷五二六下
- (30) 《瑜伽師地論》卷三十五、《大正藏》第三十卷四七八頁
- (31) 《瑜伽師地論》卷三十五、《大正藏》第三十卷四七八頁
- (32) 《攝大乘論》卷三、《大正藏》第三十一卷一五〇頁